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自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籍而逃也資用乏言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

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

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

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曰為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已譎眾未知所

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

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問曰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

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檄漁陽使生齋曰  
 詣寵令具已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  
 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及光武於  
 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上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已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  
 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問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  
 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  
 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

曰是盜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必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  
 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  
 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  
 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  
 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  
 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  
 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  
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  
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  
漢曰何故與  
鬼謀遂殺之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  
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  
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  
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  
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  
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

馬武陰識其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  
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平在今永年  
縣東北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州縣西南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

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  
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

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

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

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

六

五

五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部通為黃頭部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部著黃帽號黃頭

也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合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兩縣五姓其逐守長據城而反

作長垣按長垣縣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兩縣五姓其逐守長據城而反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室有也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兩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

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

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今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紀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

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

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

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楫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健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

漁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

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

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

尚字竝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

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心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閩其地下溼多胸臆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謂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劉五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嚴則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漢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車黃屋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濯陽縣南郡在濯水之陽因為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

蔡侯筑陽縣各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各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遂旦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

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疆人意是倚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慈貌

則成仁矣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

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

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

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

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

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狐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赦倉轉攻酸棗封巨皆拔酸棗

封巨二縣各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

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

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

延攻而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

軍走譙延進攻拔解斬其魯郡太守解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而彭

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救永共

郡太守陳修

後漢書

卷之八

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喬夫祝宰樂人即楚

反城迎劉永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

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

周建於蕪蕪縣各屬沛郡有大澤鄉蕪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各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

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各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

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憲聞

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自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

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

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言云

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

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

皆定街泉略陽清水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歛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扇之編明詔深

閱敵戒備且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詔書勞延曰龍萌一夜反時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

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

東觀記續漢書言云

萌攻延延與戰破之

皆定

街泉略陽清水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歛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延曾孫恢為盧亭侯東觀記作盧亭恢卒子遂

嗣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

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凡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上與五校戰於安次

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

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

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

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

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也東觀記作匡城縣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

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

馬水益賊起於二本因以為名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

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羸下羸縣名屬太山郡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已為重憂且勉鎮撫  
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蕪春侯蕪春今蕪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蕪春侯蕪音而浮卒子專諸嗣專

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華嶠書曰顏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

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中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大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

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勞軍營宮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

百匹宮矯制取曰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日十  
萬數史記樂平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肯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  
眾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  
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咸門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  
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日列侯奉朝請

定封朗陵侯

朗陵縣各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大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緹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

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全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觸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

地之物皆盡說苑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金城也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合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食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食其土地欲

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

之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且北狄尚

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

言兵事者宮承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

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

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聖紆紱跨陵州縣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

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

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錫本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潞安因號羯胡此

兵之曰幾會也既習也先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

志者乘勝之志也

之北矣

屈原曰無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

繫于包桑也

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

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

忍傷燕王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

音丁

干反

贊曰吳公鷲彊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自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則浮雲

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

揚

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十八

六月二十六日

耿弇列傳第九

弟國子東平弟國子恭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鉅鹿徙

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自鉅鹿徙及家桀升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目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

其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精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先生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

令況自己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

始因齋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其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

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百

轉烏合之眾輜輳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自定邯鄲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奔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

見上也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龍南陽上

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

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增加入囊也光武指

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

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屬上谷

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曰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曰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煇光武遣永復郡永北

還而代令張羣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曰為援助光武曰奔

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羣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

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

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奔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

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天府已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亾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召集其大計

光武大悅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奔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奔曰大王哀厚介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奔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葦順蔡充斬之漢亦誅

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

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

數日乃振壁謂築壘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

縣各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各立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

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

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各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遼寧省平谷縣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音銀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各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光武即位拜奔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

俊攻厭新賊於放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

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曰

從岑奔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奔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自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奔進攻漁  
陽奔已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  
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  
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奔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人侍帝善之進封况為隃糜侯隃糜縣各屬右扶風  
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乃命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各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各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各屬涿郡  
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萬分為兩道自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  
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袁宏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番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  
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已  
度朝陽縣各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左縣東北別於太山鐘城列營  
數十以待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眾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曰填塞阬壑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  
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曰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曰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曰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悉眾亾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各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瀆水因各焉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做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林蔚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曰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曰激怒步步聞大笑曰曰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弁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袁粲曰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壁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曰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步氣城內有漢景王祠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

軍脫二字

記作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自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自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身股自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自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官反欲自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  
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味水上  
鉅味水各一名曰西光縣八九十里偃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  
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  
歷下已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已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與  
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寧陛下之使酈食其敢動者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族之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也示必死弁傳步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目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視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關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  
中郎將來歆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  
廣舉竝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已為榮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 曰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協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  
 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洪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 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曰妃為甘園大貴人帝曰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  
 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廢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

崩閭太后曰寶等阿附嬖倖其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  
 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各難圖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久矣王舉而東秦何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  
 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齊而  
 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之度數不足曰相容乎三  
 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 而耿  
 氏累葉曰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曰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  
 帝曰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  
 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與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萬世  
 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  
 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曰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  
 在匈奴曰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  
 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  
 年曰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  
 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  
 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為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  
 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  
公主明帝姊也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  
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蹶也秉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  
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  
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  
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

救 鳴

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  
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梁即務字古通用也  
務割也音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秉  
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  
謀承相司直韋況晁耀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  
坐紀罹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曰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

海上遣使款塞曰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寶憲敗夔亦免官

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朔

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

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夔

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

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

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已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翥音元

初元年坐徵下獄曰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

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柳中即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齋

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

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殺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曰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管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自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

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已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龍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自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

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營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自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

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唯

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曰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百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於是拜為騎都尉曰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

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雒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

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嚴齋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

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

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

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

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抱



軍防屯軍漢陽曰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寶及防還監營謁

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

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竝為郎畢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過或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

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士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

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藁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已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昔

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

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墜

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蓋曰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曰為二漢當疏高爵者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

蛇之章曰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臣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書宮門曰

贊曰好時經武能書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釀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

也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

後漢書  
耿弇列傳第九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十九

鈇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

范曄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鈇期字次況潁川邠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  
 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  
 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  
 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練僕掌驛宮中之事鄭眾曰止眾皆披靡披靡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曰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曰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  
 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橐肥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樂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橐故肥子從  
 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

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

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

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曰順

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唯天子得稱警

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力也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也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

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

率反鄴城帝曰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

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

陸謀欲反音翻城迎檀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

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

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

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為太中大夫

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

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

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長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

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曰衛尉安成侯印

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後

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銅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

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掾漢

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

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

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

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曰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

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邸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曰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獻獻手相笑也獻音弋支反獻音諭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

慚懼而退慚亦慙也音遠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及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

度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已加此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曰濟事殆天瑞也曰為軍正爵關

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曰斂之

傷者躬親曰養之光武即位曰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

并將臧宮傅俊兵而曰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屬汝南郡在今豫州

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自徼一切之勝微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切猶權時也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曰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訪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尅崞及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在傳自邑人入向案今密州臨縣南又有向城是時虜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焉州懷戎縣印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

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連漕也已省陸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

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已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徒

封軼侯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

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已其柔也

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已縣吏數進見光武

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貫猶放也已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

從平河北已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引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

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

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

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

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

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行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

說文曰左臂上初也宏音省弘寔初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曰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

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

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

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

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

續漢書曰上幸

廣陽城門設祖道園過諸將

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為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已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

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

將王元拒隴抵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立敗引

退下隴乃詔遵軍汧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

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

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

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諸黃門武樂執下賊以無也良猶深也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曰御蓋

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

不卻東觀漢記曰遵留書曰將軍連年距難眾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

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緣或作綵及卒感悼

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曰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

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

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曰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斯誠大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曰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曰加生厚亡有曰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月卓高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

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聖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兕牛曰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曰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曰家事

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

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馬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栝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為宜因遵薨論敘眾

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諡法曰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

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

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家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諡曰成侯既

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鈔期見

不曰羣臣各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過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

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為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為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

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曰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曰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

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

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曰三虜連

和卒為邊害卒終也虜謂匈奴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曰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

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  
 體貌絕眾撫夷狄曰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  
 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讙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  
 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  
 曰為可屬曰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吾附邪自吾得

賜也遠方之士口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  
 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十六年使彤曰太僕將萬  
 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  
 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曰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  
 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  
 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  
 誠慙恨義不可言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身  
 文簿而上之自詣兵屯效死前行曰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  
 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  
 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察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

為將軍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也漢書武帝景公使為將軍使往穰苴與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穰苴曰

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音久承反徵人請符曰立信

胡貊數級於鄧下徵人謂徵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偏何請還自効至乃卧鼓

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一世

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省之故曰致感憤憤過也左傳曰不以一惜哉畏

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日期啓燕門霸冰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鈿期王肅然遵傳第十

余錢肅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子光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

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

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

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自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

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

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曰

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

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獨守無援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

徵

任光

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  
子路刀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  
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畱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刀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  
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  
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  
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  
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閒眾至  
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

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令罷兵歸本郡刀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  
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  
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臨邑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  
起在平在平縣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  
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  
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曰賑卹宗族收養孤  
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  
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曰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目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

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

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

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屯山陽郡也

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忠元始中曰父任為郎署

中數十人而忠獨曰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曰新博郡尉曰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曰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曰

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溽使忠解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曰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

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

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

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曰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入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

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

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

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

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

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自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三辟而後至嗜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選用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閒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病溘免徵詣

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

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

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汝氏侯汝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汝谷水故以普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

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

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自為太

守畱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

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

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詔 楊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日迎之一  
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日來  
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  
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日攻則何  
城不克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  
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  
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  
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  
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  
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  
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  
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

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曰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

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

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

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

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

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曰功著易顯謀幾初者曰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

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語曰一言可已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其仲故字

祖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

祖也曰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已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畱真定納郭

后后即揚之甥也故曰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揚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

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德縣西北喜卒復已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

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陽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

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

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說軼曰

大王曰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

弟稱王拔猶率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拜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

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

況沛然自足可已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曰其鉅

鹿大姓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已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

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畱純邯鄲會王

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廬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



綸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

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鄴元注水經曰鄴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棗城縣西南也訢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已

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勞師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曰恩德懷之是故士

眾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邯世祖止傳舍鄣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閉行傳者繞

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

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曰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

純從攻王郎董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懷宮在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

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曰前將軍從時真

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瘞揚為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瘞欲曰惑眾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  
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  
弟林邑侯讓及從兄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組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  
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  
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  
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  
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  
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  
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

未下長自殺純坐免曰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

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

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更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

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

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

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璽書復曰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

遂鄉侯訪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

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卓徙封莒鄉侯  
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眾也還旅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全漢書局印  
後漢書二十一

六十一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一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

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日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不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日祐為護軍常見

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謙從容日長安亂政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日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

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絲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日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延岑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

東陽聚名

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東觀

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

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

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

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

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

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鄧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尙儒學

將兵率眾多受降曰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

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曰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恒州縣也

十二年增邑定封侯

高縣名屬平原郡

食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白陳功薄而國大

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畱奉朝請祐奏古者

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

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

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

曰有舊恩數蒙賞資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賞密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紫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其賞密乎其視厚如此

二十

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

后巫蠱事免為庶人

初帝欲封其後陰皇女也為巫蠱事廢

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演子冲

為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

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

丹曰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朔調上谷也副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

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弁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

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間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

光武脚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前丹人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

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繇兒音五兮反郎兵迎

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繇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

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曰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咸征狄也羣臣所推唯吳

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

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乃曰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

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

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曰封卿耳前書

武帝

謂朱買臣之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

從擊破五校於蕤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進發寒慄上笑曰問壯士

病遂加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卧已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

書曰將營兵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

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為監亭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曰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

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曰便宜

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

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

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

楚沛開拔大梁齧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

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

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

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

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

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眾也愆

過也言累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譴談者謹誹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

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

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

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

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倭疆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

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疆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

田晉陽廣武屬武縣名屬太原郡曰備胡寇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

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

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

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

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

由所略由曰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

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

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

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

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斷猶割也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遠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

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曰成為安集

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

曰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

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

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曰為祖神祖也

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

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八代郡

年從征破隗囂呂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

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

鳳州也

明年大司空李通罷呂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

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呂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

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

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并陘太原今并州也并陘今屬常山郡常

山今恒州縣也

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呂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

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

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呂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申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呂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

射犬呂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

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

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呂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

後漢二十一



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畱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呂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  
皆死帝曰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呂中郎將  
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  
處也其地今寧州新昌縣也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  
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  
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

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  
粟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呂列侯奉朝請三十

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  
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術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曰縣亭長迎軍拜為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漢書曰傅俊從上進擊  
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

還汝水上上言于飲水漢州府廳所謂俊曰今日從俗其諸卿靈也言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

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

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  
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曰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

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

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攸

東觀記攸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

者因得召見曰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

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灑強縣名屬汝南郡灑音於斬反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問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

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

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日投人也鐔子日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身破

三創曰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曰鐔為左曹常從征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

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

曰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

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曰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

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

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曰為歡

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曰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

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武常

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

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糜世祖即位呂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

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鄆侯鄆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鄆音俞將兵北

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

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畱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

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

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

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曰武勇可守尉督

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闕達敢

言闕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縱之曰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遠法以容也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呂吏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曰中郎將將兵擊武

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呂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

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閭亶音門斬首六

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繕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

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鄆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

孫震為膠亭侯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已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王謂周也霸謂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賊

人以屠狗為或崇曰連城之賞或任曰阿衡之地樊哈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

事皆從高祖也言天下依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勢位過則君臣蕭樊且猶縲繼信

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下廷尉械繫之燕

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殖其骨肉彭越韓

信皆受此誅自茲曰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其懷道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曰政齊之曰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士不過大縣數四

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

功臣則於其有害也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

以刑人免而無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曰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曰寬科  
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曰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微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衛尉安成侯鮑期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左曹合肥侯堅鐔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太常靈壽侯邳彤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

庸勳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

有來羣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

寇鄧之徒翼佐王烈

婉變龍姿麗景同翻

婉變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麗齊也

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宋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全錄書局印

後漢書二十二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于固 曾孫憲

後漢書二十三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

侯

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呂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

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呂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益武男

女弟

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呂任俠

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

請融為助軍與其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

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賜黃金千

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呂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呂為校尉甚

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

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自

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依全不長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

鉅鹿圖出河西國謀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

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

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

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呂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

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呂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

孤立無黨乃其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呂梁統為武

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庫

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

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

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懲罰也說文云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

即位而心欲東向呂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

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

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

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

從前出音義曰以利人為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寧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

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歷運中哀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

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

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

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曰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

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

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

招之曰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

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謂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曰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

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曰時定謂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

意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



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效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曰黃金二百

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曰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

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守持一隅曰委質則易為辭曰納忠則易

為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曰底裏上露長

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器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

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

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曰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冀反叛道絕馳還遣司

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

甚備尉藉解見魏書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

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効融

等所曰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情悲也改

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議為橫

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曰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存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

散易曰輔人難曰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誠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

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特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鼓反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眾曰舉事仁者不違義曰要功今日小敵大於眾何如

言危眾也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

後漢二十三

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起兵自來轉相攻擊城郭

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

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

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

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

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曰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知且曰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豈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其砥

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

宗外戚世家

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實氏所生而致子孫眾多也

魏其侯列傳

實嬰太后從兄子也

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實氏

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曰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實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

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酌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實嬰引危

長君少君

尊奉師傅

長君實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

修成

淑德施及子孫

施延也音羊岐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

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人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

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畔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曠雅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懇誠

孰能如此

說文曰懇誠也懇或作懇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豈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結構

曰成其姦又京

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

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已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

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其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

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

竺曾曰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后等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

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

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

城昔何奴故蓋城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

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

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勢排逆排逆謂盛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

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

小月氏等小月氏西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

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

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曰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曰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

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木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

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縣音了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曰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

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曰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曰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曰禪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已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曰連城廣土享

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開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曰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髮子仕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曰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賈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曰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

為比永平二年林邑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  
曰實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  
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  
曰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  
侯劉盱去婦因曰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  
穆等官諸寶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  
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  
帝曰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  
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  
本郡唯勲曰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宜俱  
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

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  
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  
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實融始曰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曰投天際  
投音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蟬蛻所解皮也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  
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  
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  
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曰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

法貴顯用事申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

羽林士續漢志曰皇帝命中外將帥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

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曰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

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日騎都尉耿忠為副忠亦子也

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

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

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

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

河縣東北今名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

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

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

張皆去符傳曰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疑合之取信今天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

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與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開道之子固固輒為

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曰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

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

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費累巨億

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曰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

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侍宮掖聲執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

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噤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

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切切

也猶曰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曰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曰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憲曰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曰篤為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襄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曰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曰為太傅令

百官總己曰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

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

所曰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睡眦之怨莫不報復睡音語解反眦音仕解反

廣雅睡裂也或謂裂眦曰眦史記曰范雎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

客斬紆子曰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來弔國憂

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白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

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

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曰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

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今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曰執金吾耿秉為副發

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

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

及羌胡兵出塞明年

憲與兼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

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

鴻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朔陽在

原郡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

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

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

比鞬海匈奴中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

頭橐駝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

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

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

於朔方左傳曰小有進職大有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

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輕武言疾也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呂八陣莅呂威神兵法有八長殺兵車

陣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出日發屬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積函絕

大漠沙土口漠直度日絕斬温禺呂豐鼓血尸逐日染鏑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豐鏑功也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施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昌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掃言疾也安侯水名昌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

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曰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下曰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日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文帝時匈奴邊殺太守帝欲

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甘泉賦曰天聲起兮萬上厲恢大也



楊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逸不替費者不永盛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截海外  
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

其邈兮巨地界  
也巨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碣  
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碣也協韻音其例反

帝載兮振萬世  
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

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曰詔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

呼韓邪單于歛塞朝于甘泉宮高廟  
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曰單

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

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  
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八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

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白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

舍人  
續漢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  
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

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

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

軍侯邑二萬戶篤鄠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

封遂將兵出鎮涼州曰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曰

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

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

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後漢二十三

之明年復遣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呂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呂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呂忤意相繼自殺壽鄧惲子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壞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奴客及緹騎並爲緹騎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呂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匠襄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

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呂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呂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呂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呂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貧人非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

逼環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呂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呂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

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費呂降其實也降損也是呂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惡皆歸焉

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椒房幃幄之恩耳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宮欲誅之日也

復思一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呂此言之士有懷琬珍呂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珍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珍以

為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

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居貧蓬戶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為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曰此益重焉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

年十二能屬文呂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

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

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

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雖則折鼎王靈已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寶融列傳第十三

金談書局所  
版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三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子防 族孫稜

後漢書二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曾祖父通呂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實宣

玄武司馬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 余字聖卿員字季上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 校尉員增山連率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 師事潁川蒲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 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

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 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呂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 請也會況卒援行服葺年不離墓所故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後

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 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

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呂班

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

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曰涉為鎮

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

山連率莽改七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

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畱西州隗囂

甚敬重之曰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闔也杜預注左傳閭閭也相善曰為既至當握

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曰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禪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

蹕就車磬折而入警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曰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哺食也史記周公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

下士乎稽古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故云簡易也帝

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曰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款持節

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曰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

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

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曰三輔地曠土

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曰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

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

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蠅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

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

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

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

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

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

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罪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

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

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

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其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

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謂欲封為期靈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且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淨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

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媮英弱也萎音於偽反媮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論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

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畱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

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尤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尤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援質定也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實錄傳九年拜

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

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

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關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

於允吾谷允吾音鈔牙援乃潛行開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

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

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

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城郡故城在今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地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

州湟水縣取其名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

梁統也令乘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

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塢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

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

之至氏道縣氏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



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成

承為長吏又頗哀老子使得邀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

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良其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二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

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

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曰誑惑百姓十七年

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遠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

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

貳反徵側者麓冷縣神將之女也嫁為朱焉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

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

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皇令印皇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焉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曰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

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

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

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

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洽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封援為新息

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醢猶瀆也詩曰醢酒有莛毛萇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從

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

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

墮水中為鴨也跼跼貌也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

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

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也

衛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栗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

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曰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

律駁者十餘事駁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曰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

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二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而濶文餘初成懸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家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

叩鼓叩竟謂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馬為在天莫如龍在

如馬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曰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曰濟

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

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

後漢二十四

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自為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  
 氏口齒謝氏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曰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  
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  
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則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  
也腹下欲平滿汗滿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  
 置於宣德殿下曰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  
 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  
 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  
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自能長久乎  
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  
 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  
 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  
 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責固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  
 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  
 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  
 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  
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鄺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西溪瀘溪辰溪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濶作

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命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是翁矍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

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

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一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亮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

東觀記曰此山頭與東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

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蓋其

喉咽蓋持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

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

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

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

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

輒停語賈音古曰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

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往遂受其并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也喜音許吏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曰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之禕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褵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縷也儀禮父

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曰為言吾常為寒心是曰不願子孫效也季

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

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兄子而梁松實固曰之

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曰訟書及援誠書

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

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陽縣東北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水州也初援在交阯

常餌葷以實用能輕身省慾曰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葷葷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入脈輕身益氣

南方意欲實大援欲曰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曰為南土珍怪

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曰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曰為

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曰

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曰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槩葬而已成傳也與纒同案草也以不歸善塋時權葬故稱槩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

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曰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

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

論語曰公西赤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

而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于海高祖道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島高祖道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島高祖道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島高祖道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

之不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

不敵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險難馬關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則許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縮之首

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可馬遷書曰垂盜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

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

誘羌戎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遂救倒懸之心蓋子

今之時行任政人心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之猶解於倒懸也

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

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各猶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

恨也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或曰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接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

僵死軍事備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

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其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

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其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為豈復疑呂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

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界與也

吳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雷思豎儒之言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已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誅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已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已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

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刑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

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領下施於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庭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

請試守涓城宰涓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已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

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

兄子婿王磐子石字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

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其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也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

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已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曰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放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立服夜

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

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曰椒房故獨不及

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

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

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

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曰為將相器故曰客卿

字焉張儀成卿並為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曰干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

梁松王警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

少矣夫利不在身曰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曰之斷義必厲誠能回

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曰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明德皇后既

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

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

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曰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曰百姓不

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善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繼

成帝御沅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然而侈費不息至於

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

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已勉勗法太宗之隆德

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七絺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緣締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

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

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

側目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已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

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

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已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

敢當京師已足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

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

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後詔

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已廖先帝之舅厚加賂賻使者弔祭

王主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

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

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順

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已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

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

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郿元注水經云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

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曰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

上表讓位俱曰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

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見解

章帝子鉅爲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呂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於廟門主人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曰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

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

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

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數加譴敕所曰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

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

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謂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呂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

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

帝曰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

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王當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

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鄭上書迎光喪葬善始善終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呂江

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

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

紹封光子郎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

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而

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郡學擊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

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

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

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

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

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

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閭阿曲也

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音鱣

持亮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

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

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曰

刑法中音陟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

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曰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

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曰年老優游

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御史行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其

罔養曰崇虛名罔養猶依虛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敕正百司各責曰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曰法令

傳曰上德曰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曰濟猛猛曰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曰五官

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畱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

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

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

嚴言者曰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曰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抗欲轉融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其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披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

宗曰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曰利百姓賑貧贏薄賦斂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陂湖入江海化為魚蝦與復陂湖同歲捐一命萬計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曰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曰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

金陵書局所  
藏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四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不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恬澹樂道推賢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澗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

如此後已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令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

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曰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既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曰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間者皆嗤其不能河南  
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督郵言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採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  
十三人部一州勸課農

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為侍中祭酒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  
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清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殷賢臣

戶東觀記續漢書  
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復具  
謂之襲復曰茂長子戎

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武王入殷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曰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

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琊郡不其縣崇

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

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龔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

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立纁束帛

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曰

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立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虺呼者連響虺虎怒也詩曰關城者相望

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

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猶無七技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

燕之君表問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曰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

之賓也越關阻捐宗族曰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會子以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

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問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

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說六筭之法官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熹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曰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已經明得召與其議譽嘉  
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已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  
其畱之續漢志曰縣  
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貲不問音時夜反於  
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  
尹見漢書儀廉察也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音反與恭訣曰所召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畱徒擾賢者耳還府具曰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

中

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  
徽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書

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已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  
崩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  
也崩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  
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涼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曰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

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已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

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信盈缶言應者意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言也夫已德勝人者昌已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城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

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嘗因祭彤狀事東胡等四道出擊匈奴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永平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

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也言形同但縆之匈奴至天山形還下獄免為庶人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其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

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下相迫民間之

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已順天心

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曰得失賞賜恩

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謀曰購其渠帥張漢等

率支黨降恭上曰漢補博昌尉博昌縣屬千乘郡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

平之州郡曰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部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曰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曰苛察為政因

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

吳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言順月令所行也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則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曰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罰出必當其位因曰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

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始用事始卦巽下乾上初六二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經曰后曰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婦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曰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曰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易至宜止行也五日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元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曰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陵之

之也臣愚曰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曰立秋為

斷曰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曰和刑罰曰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曰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曰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

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

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

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蔕蔕音根也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易坤卦象節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

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

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

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曰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可令

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言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後漢二十五

後漢二十五

後漢二十五

後漢二十五

後漢二十五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

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曰剛直為稱三年曰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曰兩

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孳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曰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曰魯詩尚書教

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

人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

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

商趙王良之係

便時移住學官不

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

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

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曰廣游誠事不

可聽詔從丕言王曰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

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書曰薦王恭等

皆備州

明年拜陳雷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賞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

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曰

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

衣服

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衡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

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傳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帝舜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罔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威若

化成天下易貴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也陛下既廣納謇謇

言開四聰無令芻蕘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言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卒于官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魏晉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

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興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已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曰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

之事也角隅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上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會子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

史大將軍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顯曾孫疏之相也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臣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

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

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孽子京師曰為諺嘗坐客道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

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曰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三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曰日變免又拜永樂少

府遷光祿勳曰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也曰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通鑑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慈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

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金鏡齋同氏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五

法古閣  
朱

十